

全球童书最高荣誉纽伯瑞大奖作品

畅销全球近80年，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

美国图书馆协会
美国童书书商协会 一致推荐

Laura Ingalls Wilder



漫长的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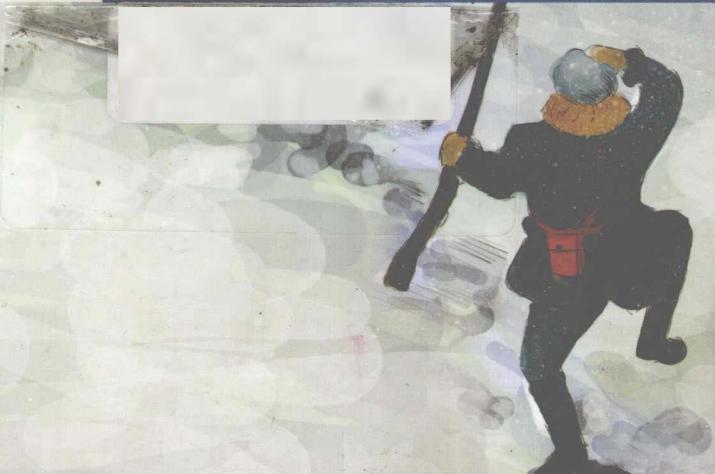
The Long Winter

【美】劳拉·英格斯·怀德 著

屠晓燕 译

小木屋·大冒险系列
Little House · Big Adventure

接力出版社



漫长的冬天

The Long Winter

【美】劳拉·英格斯·怀德 著
屠晓燕 译



小木屋·大冒险系列
Little House · Big Adventur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长的冬天 / (美) 怀德 (Wilder,L.I.) 著；屠晓燕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6
(小木屋·大冒险系列)
ISBN 978-7-211-06318-5

I . ①好… II . ①怀… ②屠…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887 号

好长的冬天

作 者：【美】劳拉·英格斯·怀德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林 顶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11.75

字 数：13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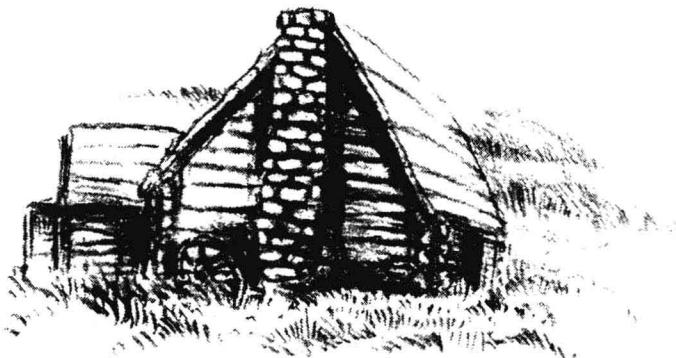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6318-5

定 价：24.80 元





目 录

趁着太阳好晒干草	1
去小镇办事	15
秋 收	28
十月的暴风雪	40
暴风雪过后	49
小阳春	59
老印第安人的警告	64
住到镇上去	71
新同学	79
三天暴风雪	101
爸前往沃尔加	110
孤单的感觉	123
我们会挺过暴风雪的	132

阳光灿烂的一天	140
火车还没来	148
好天气	158
阿曼乐的麦种	171
圣诞节快乐	178
有志者事竟成	199
猎羚羊	210
严寒的冬天	223
寒冷与黑暗	238
夹墙里的小麦	258
真的不饿	270
自由与独立	274
轮流歇口气	280
为了每天所需的面包	285
持续四天的暴风雪	310
最后一餐	321
暴风雪打不垮我们	337
等待火车开来	343
圣诞礼物桶	352
五月的圣诞节	357



趁着太阳好晒干草

割草机呼呼转动的声音，从小木屋南边野牛打滚的水塘边欢快地传来。水塘边长满了又长又密的须芒草，爸正在那里把它们割下来，晒成干草。

天空很高，好像被光芒闪烁的大草原上的热气烤得在颤抖。太阳都快下山了，可是热气还是如同正午一般炽热。风吹上来都是热乎乎的。但是爸还要割上几个小时的草，一直到晚上才能休息。

劳拉在大沼泽边的井里打了满满一桶水。她用水冲

洗棕色的水壶，直到水壶用手摸上去凉凉的。然后她又重新在水壶中装了清凉的水，紧紧地塞住壶口，拎着水壶向干草场走去。

去干草场的小路上，一群群白色的蝴蝶盘旋在空中，扑闪着一对薄翼的蜻蜓敏捷地追捕着一只蚊虫。条纹地鼠在草茬中跳来跳去，到处乱窜。可是一转眼，它们就都钻到自己的洞里面去了。这时劳拉看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阴影，她抬头一望，看到头顶上一只老鹰的眼睛和利爪。但是小地鼠们已经安全地躲进它们的洞里面去啦。

看到劳拉拿来了水壶，爸很是高兴。他从割草机上下来，喝了一大口水。“啊！真解渴！”爸说着又把水壶举起来往嘴里倒水。

喝完后，他塞好壶口，把水壶放在地上，用割下来的草盖住。

“这太阳简直让人想种些树来避暑。”他开玩笑地说。其实，他很高兴这里没有树。每年夏天，他在大森林开垦地那里都要挖掉很多小树。在这个达科他大草原，没有一棵树，连一株小树苗都没有，一片树荫都没有。



“不管怎么说，身子热了干起活来也就有劲了！”

爸精神振奋地说，边说边啧啧地催促着马儿。大卫和山姆这两匹马儿拖着疲惫的步子，拉着割草机缓缓地向前走着。长长的钢齿锯刀呼呼转动着，平稳地割着长长的草，割过之后的草地一片平坦。爸高高地坐在铁座上面，手握着操作杆，看着草地被割平，草成片倒在地上。

劳拉坐在草地上，看着爸驾驶割草机又绕了个来回。空气中散发着热气，闻起来就像烤炉里刚刚烤完的面包。那些棕黄色的小条纹地鼠又开始到处乱窜了，它们在劳拉身边匆忙地跑来跑去。小鸟扑闪着翅膀，轻盈地平衡着自己的身体，停在弯弯的草茎上。一条浑身条纹的袜带蛇弯弯曲曲地游过密密的草丛。劳拉弯着身体坐着，下巴搁在膝盖上。当蛇翘起头看着她那高墙似的印花布裙子的时候，劳拉顿时觉得自己高如大山。

蛇那圆圆的眼睛像珠子一样闪闪发光，舌头快速地闪动着，看起来像在喷射一股股细细的热气。这条发亮的条纹蛇看上去很温和，没有恶意。劳拉知道袜带蛇不但不会伤害任何人，而且对庄稼还有益处。它们会吃掉破坏作物的害虫。

因为不能从劳拉的身上游过去，袜带蛇又低头伸了

伸脖子，顺利地直角转弯，绕过劳拉游向草丛中去了。

后来，割草机的呼呼声越来越大，马儿们慢慢地点头，配合着它们的步子走过来。这时劳拉开口说话了，几乎就在大卫鼻子底下，把大卫吓了一大跳。

“咳！”爸惊讶地说，“劳拉，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你怎么像只松鸡似的躲在草丛里呀？”

“爸，”劳拉说，“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割干草呢？让我帮你吧，爸。求你啦。”

爸摘下帽子，用手理理湿透的头发，使头发全部竖起来，好让风从头发中吹过。“你还不够大，也不够强壮啊，小丫头。”

“我快十四岁啦。”劳拉说，“我可以帮忙的，爸。我相信我可以的。”

割草机十分昂贵，买割草机花掉了很多钱，因此爸没有钱雇人帮忙了。他也不能跟别人换工，因为这个新开垦的地方没几家农户，大家也都在忙着开垦各自的放领地。可是爸非常需要有人帮他堆放干草。

“既然你这么坚持，”爸说，“或许你真的可以。那你就试着帮帮我吧。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那真是太好啦。我们就可以靠自己把这些干草全部割完和



堆放好啦。”

劳拉能看出来，这个决定消除了爸心头的负担，于是急忙跑回小木屋把这件事告诉了妈。

“好吧，我猜也许你能做吧。”妈有点怀疑地说。她不喜欢看到女人在田里干活，只有外国女人才那样。但是妈和劳拉都是美国人，用不着干男人的活儿。但是，有劳拉的帮忙的话，就可以解决没有帮手的问题。因此，妈最终做了决定：“是的，劳拉，你可以做。”

卡丽也急切地说要帮忙。“我可以帮你们拎水壶。我已经长大了，拎得动水壶了。”卡丽快十岁了，但看上去还很小。

“我除了做自己的家务活之外，还可以做你那份。”玛丽也高兴地说。她很自豪自己像劳拉一样洗碗、铺床，尽管自己的眼睛看不见。

由于太阳和热风，割下来的草很快就干了。第二天爸便把干草耙到一起。他先把干草耙成一长条一长条的，然后再把这些长条的干草耙成圆锥形的草堆。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还冷飕飕的，云雀正在大草原上唱着歌儿，劳拉就和爸一块儿坐在干草架上驾着马车去田里了。

到了田里后，爸跟在马车旁，赶着马走过一排排的干草堆。每走到一堆干草，爸都停下马车，把干草叉起来扔进草架里。干草翻过草架高高的边缘散落下来，劳拉就用脚把干草踩紧。草叉不断把干草叉起来扔进草架里，她用尽全力来来回回使劲把松散的干草踩紧。马车继续颠簸着前进，一有干草放进来她就把它们踩紧。接着，爸又从草架的另一边叉进更多的干草。

她脚下的干草越来越厚，越来越高了，全都被踩得紧紧实实的。劳拉的双脚来来回回踩得又快又紧，从前踩到后，再在中间踩，一直踩个不停。太阳光越来越炽热，干草的味道闻上去有种浓浓的甜香味。脚下的干草弹跳着，干草架边缘不断有干草散落下来。

随着她不停地踩干草，她的身子在干草架中越升越高。她的头都越过干草架的边缘了，如果她停下来不踩干草的话，她就可以欣赏欣赏大草原啦。没过多久，干草架满满的都是干草，可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干草从爸的草叉上飞进来。

劳拉已经站得很高很高了，四周滑滑的干草斜斜地挂下来。她继续埋头踩着，她脸上和脖子上都是汗，背上也早已大汗淋漓了。她的太阳帽掉下来垂挂在系绳



上，辫子也松散了，蓬松的棕色长发在风中飘动。

爸踏着马车前的横杠，用一只脚踩在大卫宽阔的臀部上，爬到干草堆上来。

“你做得很好，劳拉。”爸说，“你把干草踩得很紧实，我们的马车装得真沉呢。”

劳拉坐在暖暖的、刺喇喇的干草上休息，爸把马车赶往马厩。接着，她从干草上滑了下来，坐在马车阴凉处。爸又下一些干草，然后从上面爬了下来，把干草平平地铺开，弄成一个干草垛又大又圆的底部。他又爬上干草堆，叉下更多的干草，再下来把干草铺到干草垛上，然后踩紧。

“我可以帮你铺，爸。”劳拉说，“这样你就不用爬上爬下了。”

爸把帽子往后推了推，倚着干草叉站了一会儿。“堆草的确需要两个人来做。”他说，“我这样做太浪费时间了。虽然你很愿意帮忙，但是你还太小，我的小丫头。”接着，劳拉听到爸说：“那么，让我们试试看吧。”于是，他们装第二车干草回来的时候，爸给了劳拉一个干草叉，让她试一试。那个长长的草叉比劳拉的身体还要高，劳拉不知道怎么使用草叉，用起来笨手笨

脚的。爸把干草从马车上叉下来，劳拉就尽量把干草铺平，在干草堆四周走来走去，把干草踩得又平又紧。尽管她已经尽力了，但是下一车干草运回来时，爸还是得自己去铺草。

太阳越来越大，风也越吹越热了，劳拉踩草的时候腿都开始发颤了。她感到高兴的是在田间和草垛之间这段路程中她还可以小作休息。她很渴，越来越渴，最后渴到什么都不想了，只想喝水。等到十点钟左右卡丽吃力地拎着半满的水壶过来的时候，劳拉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等了一辈子那么久。

爸让劳拉先喝水，但不要喝太多。此时没有什么比凉凉的水淌进喉咙更加舒服的了。她尝到了水的味道，惊讶地停住。卡丽拍着手，大声笑着叫道：“不要说哦，劳拉。让爸自己尝尝。你不要告诉他。”

妈给他们灌了姜汁水，她在清凉的井水中加了糖，并添了点醋来调味，还加了很多生姜给他们暖胃，这样他们就可以想喝多少水就喝多少水，直到解渴为止。在浑身发热的时候，喝生姜水不会像喝一般的凉水那样伤胃。这样的待遇使得这个普通的日子变得十分特殊了。今天可是劳拉第一天帮忙堆干草呢。



到了正午的时候，他们运完了所有的干草，堆好了所有的草垛。父亲亲手给每个草垛都做了个顶。给草垛做圆顶是个技术活，做好了才能不让雨水渗到草垛里面去。

当他们回到小木屋的时候，中饭已经准备好了。妈直直地看着劳拉，问道：“她能行吗？对她来说是不是太难了，查尔斯？”

“啊，才不呢。她结实得像头法国小马。她真是帮了大忙啊。”爸说，“如果我一个人去堆放干草的话，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现在我整个下午都可以去割草了。”

劳拉感到很自豪，虽然她的手在痛、背在痛，脚也在痛。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全身都痛得厉害，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每次爸爸割下和耙拢足够多的干草时，他和劳拉就一起动手堆草垛。劳拉的手和腿现在已经习惯这活了，不像之前痛得那么厉害了。看到自己帮忙堆的草垛时，她很高兴。她帮着爸在马厩门两边都堆了草垛，还在土洞马厩的顶上堆了个长长的草垛。除此之外，他们又堆了三个大大的草垛。

“现在高地上的草已经都割完了，我想再多割一些沼泽地里的干草。”爸说，“反正又不花本钱，明年春天有新农户来居住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拿出去卖呢。”

于是，爸就到沼泽地去割那些又粗糙长得又高的草，劳拉则帮忙堆草垛。这种草比须芒草重多了，劳拉不能用草叉轻易地翻过来，但她可以帮忙踩紧。

有一天，当爸爬到马车上的草堆时，劳拉对他说：“爸，你还忘了一堆草没放上来呢？”

“有吗？”爸惊讶地说，“哪里？”

“在那儿，长草丛里。”

爸看向劳拉手指的方向，然后说：“那不是干草堆，小丫头，那是个麝鼠窝。”他盯着那儿看了一会儿。“我走近点去看看。”他说，“想要一起过来吗？马儿不会跑的。”

爸拨开粗糙的、高高的草丛，开出一条路，劳拉紧紧地跟在他身后。脚下踩着的地软软湿湿的，草根间积成了一洼洼小小的水塘。劳拉只看得到爸的背影和周围密密麻麻高过她头顶的草。地上越来越湿，她小心翼翼地走着。突然，她眼前出现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水池。

水池旁边就是麝鼠的窝。窝比劳拉还高，而且大得劳拉双手都无法环抱住。麝鼠窝圆圆的，窝顶是灰白色的，粗糙而坚硬。麝鼠把干草啃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把啃碎的干草和烂泥混在一起，做成能够筑窝的灰泥。它们把自己的窝筑得又牢固又光滑，窝顶呈圆形以便雨水流下去。

麝鼠窝没有门，也没有进去的通道，周围的草茬中和水池岸边也没有任何爪子的印记，根本看不出来这些麝鼠是如何进出它们的小窝的。

爸说，麝鼠们现在正在这些厚厚的、安静的墙后面睡觉呢。麝鼠一家子都蜷缩在自己小小的房间里，地上铺着柔软的草。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小小的圆形门通向一个倾斜的大厅。大厅过道弯弯曲曲地从房子顶部通向底部，最后通向黑黢黢的水里。那儿就是麝鼠家的前门。

太阳下山了以后，麝鼠们醒了，嗒嗒地走下那条光滑的泥地走道，跳进水里，穿过水池，出现在夜间空旷荒芜的天空之下。无论是星星闪烁的晚上，或者是月光皎洁的晚上，麝鼠们都在水池边游泳玩耍，吃水生植物和草的根茎和叶子。当黎明的天空不知不觉地变成灰白色时，它们就游回自己的窝去了。它们潜入水中，从

下水道钻回自己的窝。一个个湿淋淋爬上通向大厅处的斜坡，回到各自铺着草的房间，舒舒服服地蜷缩在那儿睡觉。

劳拉用手摸摸麝鼠窝的墙壁，粗糙的灰泥在热风和阳光下热热的，但是在厚厚的泥墙里面，在黑暗中，里面的空气肯定是凉凉的。她喜欢想象麝鼠们在里面睡觉的样子。

爸摇了摇头，说：“我们今天冬天会很艰难啊。”他对前景并不太乐观。

“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的？”劳拉惊讶地问。

“冬天越冷，麝鼠窝的墙就会筑得越厚。”爸告诉劳拉，“我从来没有见过麝鼠们筑过比这更厚的墙。”

劳拉再一次仔细地看了看。麝鼠窝的墙又坚硬又厚。阳光透过她那褪色的、薄薄的印花裙子炽热地照在她肩头。风热乎乎地吹着，青草的味道经过阳光的烘烤发出一阵阵被晒熟了的味道，盖过了沼泽地的湿泥味儿。劳拉实在想象不出冬天的冰雪和凛冽的寒风是什么滋味。

“爸，麝鼠是怎么知道今年冬天会很冷的呢？”劳拉问道。